

由語言學談欠通的中文

魏 凌 雲

語言學是人類最老的學問，同語言一樣老；也是最新的學問，有如人工智慧一樣新。所謂語言，廣義地來說，是人類智識交通的工具，在上古時代，文字尚未形成的時候，人與人間訊息的溝通，多用簡語、表情、訊號及符號。例如：「媽，啊，哎喲，哈哈」等。這些原始聲音，可不費力地發出來，也很容易爲人所領會。隨之而出的便是訊號與符號，如烽火、結繩、旗語與手勢。當這些簡單方法不夠用的時候，人類便發明了文字及通用口語，最初書寫的文字和說話，結構都很簡單，知識愈進步，文字語言結構便愈複雜，爲使大眾都能領悟，文法和語意，逐漸形成，於是便有了不成文的「語言學」。中國人及中國文化，在這方面，可說非常傑出。譬如說，一件禮物，由甲送到乙，可有：進貢、孝敬、敬奉、贈、賜、賞等不同的說法。這些字用的時候，需特別小心，絲毫錯不得，否則不是大不敬，便是大笑話。總之，在不成文的「語言學」方面，中國人屬於先進，其出神入化，足以傲視萬邦。

但是不成文的語言學，完全是一種人文藝術。牠的魅力與妙用，說不動機器。這種局勢，到了五十年代，起了一個大變化，那便是近代語言學的誕生。

近代語言學，當推章士基 (Norman Chomsky) 爲開山祖師。章氏的最大貢獻，是將語句結構 (Syntax) 加以公式化。根據章氏一系列的公式，語言結構的分析，使一般人都知道如何下手。章氏的這項貢獻，竟讓語言的千變萬化，開始有規律可循，實在是語言學上的一大里程碑。更

重要的是，牠 (規律) 開啓了人與機器語言溝通的門徑，未來的發展，真是一片錦繡河山！

語句結構 (Syntax) ，僅是語言學的一部份，另一部份，而且是更難的一部份，便是語意 (Semantics) 。例如中文的「呈、咨、令」，「進貢、孝敬、敬奉、贈、賜、賞」，在什麼情形下用，便屬「語意」的範圍。再譬如說：

我愛黃金，

黃金愛我。

這兩句語法結構，完全合「格」 (章氏格) ，但是第二句語意便不通，黃金無「心」，如何能「愛」？所以當你用「愛」字的時候，首先得看「主詞」，有沒有「心肝」，別說是東西，就是沒有「心肝」的人，你都不可用「愛」字。假如你說：「黃巢愛百姓」，那你不是「無知」，便是「居心叵測」，前者使人齒冷，後者令人冒火，都是錯用「愛」字的緣故。

上面這個例子說明，語言學不僅包括語句結構，語意而且包括歷史知識以及人與人間的關係。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，你一開口，人家便知道你的素養與身份，就是從你的談吐措辭，立刻判斷出來。例如你說某女人「徐娘半老」，這似乎是一句高雅的談吐，但是在出語之先，你必須確知該女人的詳細背景，以及與在場人士間可能的個別關係，則在出語之後，才不會引起麻煩，這種「人際關係」的知識是語言學最難捉摸的部份。

前面說過，中國人在不成文的語言學方面，非常高明，這是由於以往的中國讀書人，在中文方面，確實下過一番苦功，但是當西方科技，傾銷中土以後，西風壓東風，中國人趨於洋化，於是乎寫的說的，由欠通到不通，幾乎比比皆是。這種文化時髦病，令人隱憂，值得我們好好地談一談。

在報章雜誌上，我們常常看到「人口爆炸」（炸作仄聲）的字眼，這是由英文（Population explosion）直譯過來，就中文字意來說，「炸」（仄聲）通常指原物炸成「面目全非」，例如鍋爐爆炸、飛機爆炸等。如果原物體積擴大，但結構不變，便不能算炸（仄聲），而祇能算炸（平聲），如炸油條，所謂「人口爆炸」（炸作仄聲），實際上是指人口增長，極為迅速，但是每一個人及所有的人，並沒有炸得「血肉橫飛」或「粉身碎骨」。站在語言學觀點，這在「語意」上是大大的不通，讓我再舉兩個例，使人加深領會，假如今年市面上汽車數量驟然增加，到處擁塞，難道是：「汽車爆炸」？再如女孩子穿牛仔褲，突然大為流行，是不是「牛仔褲爆炸」？這種話，連小孩聽了都會搖頭，而「爆炸，爆炸，爆炸」（人口、科技、經濟），竟經常出於高級人士之口，現於煌煌大文，寧非咄咄怪事？

「機器人」（Robot）是一非常時髦的玩意，也是一個洋化的名詞，從語言學上說，機器人是一個「名詞組」（Noun Phrase），可寫成：機器人=機器+人，注意寫的次序是「機器」在前，「人」在後，讓我們來看看「人」在後的一些名詞組：中國人、外國人、黃種人、工人、農人，這些名詞組所代表的都是「人」，而前面的一個名詞如中國、外國、黃種、工、農等僅是說明他們的類別，因此一個名詞組，如果都是由「名詞」組合而成（其中不參入介詞），在語言學上一個不成文的規則（即大眾用法）是：最後的名詞是主要名詞。牠，而且祇有牠才能代表本體的實質，其他的名詞都是附屬名詞，僅在表示主要名詞的類別或屬性，為清楚起見，讓我再舉一例來說明，臺灣公路局，包含三個名詞：臺灣、公路、局，很明顯地，「局」是主要名詞，前面兩個祇作「屬性」的說明，如果說這個機構，代表臺灣，或公路，那便是天大的笑話。

回頭說到「機器人」，牠是機器或是人？當然是機器，不是人，既然

不是人，則依語言學的不成文規則，「人」字不能放在最後。事實上，「機器人」，有牠正當的使用場合，假如一個人，手足僵硬，舉動好像機器一樣，那麼他（不是牠）便可稱為「機器人」，有人問，Robot 該怎樣翻譯？我的建議是「擬人機」（高級品）或「侍動機」（低級品），意義簡單明瞭，而「機」字在後，正合語言學上的規則。

最後我提出「專家系統」，這是「人工智慧」學中的新名詞，由 Expert System 直譯過來，所謂「專家系統」，實際上是智慧電腦系統，具備有專門知識，可提供專家參考，這個名詞，在中文語言學上的毛病，全在「家」字。中文「家」字的引伸意義，是指智慧圓熟的「人」，如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、科學家、哲學家等，中國人對於「家」的名器，非常看重，絕不隨便濫用，從「家」字的構造，似乎是「屋頂下有豬」便成「家」。但是我們從來不說，也從未聽說過：「一家豬」或「豬家」。我們常說的是：「一家人」或「人家」。道理在屋頂必須由「人」來蓋，所以有屋頂，表示裏面有「人」，其所以顯明地寫出「豕」字來，意思是說，有人有豬（供肉食），才可以算是「家」。如果有人而不養豬（在古代），表示那人可以到處求食，談不上有「家」。所以「家」字的意義，表示人（在上古時代）將食住問題，圓滿解決，這祇有一個智慧圓熟的人才會做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無「人」不成「家」，有「家」必有「人」。根據這個觀點，任何動物、任何機械，不論智慧多高，都不能稱「家」。不然的話，德國獵犬、馬戲團的猴子、信鴿，都是「專家」了。由上所論，所謂「專家系統」，與「家」意不通，應該改稱「專家顧問系統」，才真正名符其實。

有人會說，你以上的論調，未免咬文嚼字，跡近吹毛求疵，這真辜負我的一番苦心。我所以這樣做，是在提醒國人，語言學對人工智慧的發展，佔舉足輕重的地位，下一代（第五代）電腦的威力（智慧），主要看「

人」如何用語言去教牠，正如父母要教一個絕頂聰明的小孩，每說一言一語，必須特別謹慎，如果教錯，小孩可能終身不忘，也許有朝一日會鑄成大錯。智慧電腦，記憶容量之大，運算速度之快，非「常人」可比，因此教這種怪物，比教聰明小孩，要困難萬倍，最穩妥而有效的方法，是盡量根據語言學，用可能嚴格的規則，使牠循規蹈矩，切實學習，一步不錯，然後牠才能成爲「大器」，對人類產生無量的功德，我以上談「欠通的中文」，旨在說明「誤教」與「嚴教」的區分，勸人不可大意，信口雌黃，以致貽患無窮（想想怪物因誤教而可能造的孽！）

寫於新竹交大

金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喬遷新址

屠欽濤學長創建之金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近遷移
下列新址：

台北市林森北路 372 號力霸大樓七樓

電話：5 4 1 4 3 0 5（六線）
5 5 1 0 2 4 8（六線）

行年七十而志於學

難得偷閒學少年—重游泮宮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—易經乾卦

楊道專

記得五十多年前，唸高中的時候，憧憬著未來，那時我希望能到交通大學（中國的MIT）讀書，然後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進修。幾年後，第一個夢想已實現，很幸運地在交通大學修畢我大學的課程。

我原爲國立浙江大學化學系學生，分析化學受業於潘承圻教授，成績優異，爲潘師得意門生之一。

由於使我有機會進入交通大學讀書的恩師潘承圻教授，以及約聘我到成功大學礦冶系教書的盧衡若教授，都是出身自MIT，給我許多的鼓勵，而使我念念不忘去MIT進修。

爲了我常打算去MIT，內子說我快變成MIT（Made In Taiwan）了，因爲自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，我乘江寧輪來到臺灣，一恍四十餘年；她說據生理學上講：人身上各部分的細胞，天天都在新陳代謝，經過將半世紀的時間，我想你那身體大部分已脫胎換骨，成爲MIT了！

去年（民國七十四年），承何博士其建（MIT Dr. Of Sc. 1969）之介紹申請，經MIT審查後獲准在 Alfred P.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，選修 Special Summer Program-Management Of Research,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y-Bsed Innovation. 本課程